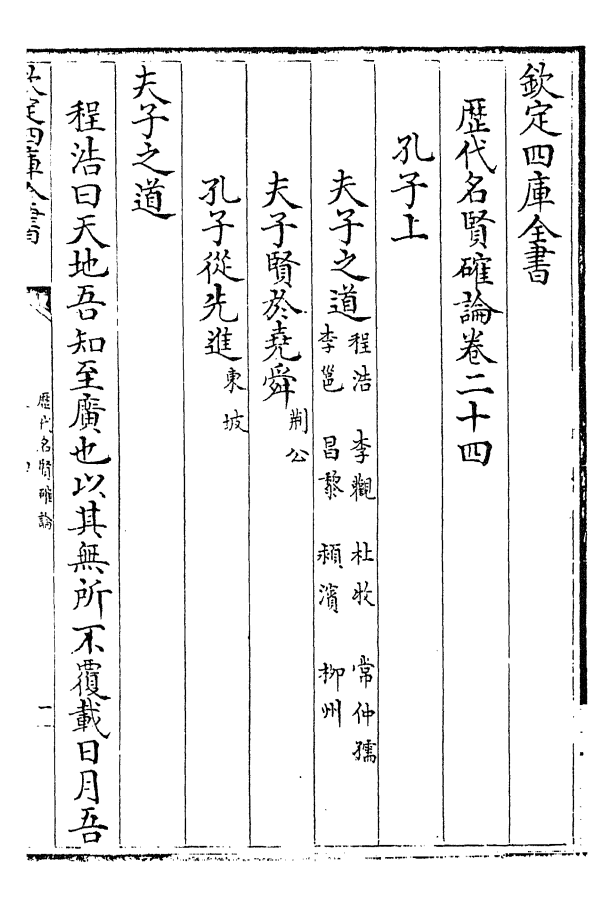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二十四

孔子上

夫子之道 程浩 李覯 杜牧 常仲孺 李邕 昌黎 潁濱 柳州

夫子賢於堯舜 荆公

孔子從先進 東坡

夫子之道

程浩曰天地吾知至廣也以其無所不覆載日月吾

知至明也以其無所不照臨江海吾知至大也以其無所不容納料廣以寸管測景以尺圭航大以一葦廣不能逃其數明不能私其質大不能亡其險偉哉夫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知天地之終非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江不海潤之所浸者博三代禮樂吾知其損益百王憲章吾知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親家國以肥鬼神以享道未可詮其有物釋未可證於無生一以貫之我先師夫子夫

子聖人也帝之聖者曰堯王之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夫子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彌芳遠而彌光用之者昌捨之者亡昔否於周今泰於唐不然者何被衮而裳垂旒而王者哉

李覯謁夫子廟文曰於皇夫子之道之德與天地周施與日月合明乃聖乃神煥乎典謨惟王者得之以事神使民庶人得之以不失其死生諸侯得之以事天子卿大夫得之以保祿位怨災不及其身四時得

之而序行天下得之而大同然則天地神人之事昭乎夫子之道之德也至矣何小子之所竊歎焉斯歎也其惟來學乎其惟乙靈乎曰某不敢然也且夫禮樂浹於明夫子之善道也斯可謂以學矣鬼神瞰於幽夫子之明靈也斯可謂以敬矣孰敢捨道而來學黷敬而乞靈者乎於是再拜而起徊翔而觀章施足徵像設無譩我廟俎豆我王衣冠夫子得之亦無愧言七十之徒亦公亦侯外如君臣内實討論孫孫小

子思得其門夫子聖人天錫元精其末生也若超然神遊與兩氣俱存其既生也遇三季之會飄飄湮淪絃歌之音揜而不和仁義之圖卷而靡陳及相魯而有喜色去宋而曰桓魋其如予何聖人之窮乃有如是耶噫俾夫子生於堯之代堯必後舜而先夫子生於舜之代舜則必先夫子而後禹聖人得時化可知也如舜禹生於夫子之年則不過守於田畝之中安有夫子之教垂於無窮若今日之澶漫者乎惟夫子

生實陪臣沒乃王爵有聖德也惟紂生實殷辟死曰獨夫有逆德也惟爵謚在德惟德有聖有逆惟聖逆在人不在於尊嗚呼夫子聖人之極歟鳳鳥不至無其時也秦人燒書文之衰也帝唐爵王德之興也惟夫子之德洎唐之德永而能安古而更新降康下民復有烈光訖無間然小子忡忡慓慓拜奠而出匪作匪述

杜牧曰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

也荀卿祖夫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爲强曰彼仁義雖官也可以置之置之言不用也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儒分之爲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如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巳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怪之士將出言曰黄帝鍊丹砂爲黄金以餌之晝日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如

黄帝以燕昭王之賢破强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才滅六强闢四夷盡非凡主也皆甘其説耗天下捐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悟莫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爲梁國者以筍脯麪牲爲薦祀之禮曰佛之教牲不可殺以天子之尊捨身爲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爲之主陰陽鬼神爲之佐夫子巍然統而辯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助則其徒不爲劣其治不爲僻彼四君

二臣不爲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儻不生夫子紛紜冥昧百家鬬起是己所是非己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爲其辭是楊墨駢慎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横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爲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惟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爲配未若夫子

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至於庶人覲北面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哉因引孟子曰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云云

常仲孺曰立於水成於氣以位天地勇於震奮於乙是生萬物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若無聖人誰與準繩故能範而不過類而不遺者也然則乘時設教必生

大聖以首之庖羲氏甄才與文君人子天神農以之
首於皇而體至道也軒轅氏推筴命官度方順紀顓
頊奉之首於帝而法玄德也夏后氏奠山通川因地
制賦殷湯繼之首於王而明大化也理亂相資質文
代變洎有周而衰焉平桓以還鴻流蕩然非聖人之
述易羲農之道消矣非聖人之辯問軒轅之帝衰矣
非聖人之刪書夏殷之王微矣非聖人之作春秋周
室卑而諸侯僭矣故夫子彰皇繫帝敘王尊周首於

儒而開大教也是知前聖之遺風將絶夫子不得不生中古之彛訓將興夫子不得不作故禮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有天下者遵其易簡遡其元命可以致於清静遵其廣大弘其覆載可以致於雍熙遵其禮讓蹈其夷曠可以致於和平苟或失常滔滔淫源德滋非西霸功作矣代易於工教尊於下運否於既往位崇於將來則於國而達於家萬樂和而百禮成郁郁洋洋與日月而終矣其辭曰昭昭五星玄文

之經浩浩五行元氣之形維上紀下災旨祥明聖人
居中百化道成五星九玄醇朴不曜降及堯舜存乎
典誥文王既沒孔子乃紹質文異時日月代照肇自
開闢澒洞無跡考于六籍窮古盡昔徵禹之功水土
共融徵儒之風華夷濛濛大聖同德垂訓作則山川
九州禮樂萬國羲軒之道夫子明之百王繼焉仰而
營之
李邕曰元化陰藏上帝玄造雖道遠不際而運行有

符揚搉大抵宣考神用逮人統之可復補天秩之將頹其揆一也昔蚩尤怙賊厥弟驕兵巨刃朋徒合緒運禍則黄帝輿聖首出羣龍推下濟以君人儆勤略以戡亂逮至横流方割包山其洛轉死爲魚鼈食不粒則堯禹並跡振拔隱憂導百川康四國粤若殷禮缺周德微宋公用鄙楚子問鼎則夫子卓立燦然成章闢邦家之正門播今昔之彜憲此天所以不言而成化聖所以有開而必先其若是者乎故夫子之道

消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營乎三代豈徒小說蓋有
巽開夫亭之者莫如天藉之者莫如地教之者莫如
夫子且沐其亭而不識其道則不如勿生荷其藉而
不由其德則不如勿運故曰消息乎兩儀者也夫博
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如夫子且會
其文而不揚其業則不如勿傳經其禮而不啟其教
則不如勿學上代有以焯序中代有以宗師後代有
以不訓故曰經營乎三代者也噫唐虞之美不必至

是贊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是擠而毀者激庸君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數者勉誠節也趙盾之逆不必至是抑而書者誅賊臣也至若論懋廣孝輔仁寵義職此之由於是君臣之位序父子之道明朋友之事興夫婦之倫得雖朗日開覺膏雨潤驥和風清扇安足喻哉偕如九皇繼統而政醇七聖同年而道合雖事業廣運而理齊一時未有雖遊大夫僻居下國德教既往言猶方來廟食列郡不假

手於後續君長萬乘必歸心於素王若此之盛是以
騰跨百辟孤絕一人昌成名而可稱蓋取與而為大
者也
昌黎曰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
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
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
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
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云云　自文王沒武王周

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至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

頴濵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舜之禪禹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欲以道相紹者至於一與中盡矣昔者孔子與諸弟子言無所不至然而未嘗及此也蓋嘗與子貢言之矣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

之者歟曰然曰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雖與子貢言而孔子之言之也難而子貢之受之也未信至於曾子不然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曾子出門人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孔子之告之也不疑而曾子之受之也不惑則為與子貢異矣然曾子以為忠恕知門人之不足告也夫及孔子既沒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

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之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為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嗚呼孔子之所以不告諸弟子者蓋為是歟

柳州曰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圓以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蓄狗不震乎其內後之

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

夫子賢於堯舜

荆公曰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聖之爲稱德之極神之爲名道之至故凡古之所謂聖人者於道德無所不盡也於道德無所不盡則若明之於日尊之於上帝莫之或加矣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

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此之謂也由此觀之則自傳記以來凡所謂聖人者宜無以相尚而其所知宜同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而世之解者必曰是為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公共之論也而孟子亦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是豈亦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公共之論哉為是言者蓋亦未之思也夫所謂聖賢之言者無一辭之苟其發也必有指焉其指也學者之所不可不思也夫聖者至乎道德之

妙而後世莫之增焉者之稱也茍有能加焉者則豈聖也哉然孟子宰我之所以為是說者蓋亦言其時而已也昔者道發乎伏羲而成乎堯舜繼而大之於禹湯文武此數人者皆居天子之位而使天下之道寖明寖備者也而又有在下而繼之者焉伊尹伯夷柳下惠孔子是也夫伏羲既發之也而其法未成至於堯而後成焉堯雖能成聖人之法未若孔子之備也夫以聖人之盛用一人之知足以備天下之法而

必待至於孔子者何哉蓋聖人之心不求有為於天下待天下之變至焉然後吾因其變而制之法耳至孔子之時天下之變備矣故聖人之法亦自是而後備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之謂也故其所以能備者豈特孔子一人之力哉蓋所謂聖人者莫不預有力也孟子曰孔子集大成者萬世之法耳此其所以賢於堯舜也

孔子從先進

東坡曰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况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其以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彊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為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彊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為堯舜之君使吾民為

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為以滋味説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已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纍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戎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為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甚矣夫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故設為高論以衒之君既不能是矣

則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為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於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也其諸侯卿

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氷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之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歟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

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爲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爲而爲是輕其身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爲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先之以已所欲爲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

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為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

歷代名賢確論卷二十四

歷代名賢確論卷二十五

孔子下

歷聘 荆公 臧均 頴濵

見陽貨見南子公山不狃佛肸召 頴濵 荆公 東坡

子西晏嬰毁孔子 温公

厄陳蔡 范文正公 曾子固 王元之

祭祀夫子 昌黎 六一

有若似孔子　頎濱

歴聘

荆公曰古之人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而曰吾以學孔子者惑矣孔子之始也食於魯魯亂而適齊齊大夫欲害已則反而食于魯魯受女樂不朝者三日義不可以留也則烏乎之曰甚矣衛靈公之無道也其遇賢者庶乎其猶有禮耳於是之衛衛靈公不可與處也於是不暇擇而之曹以適于宋鄭陳蔡

衛楚之郊其志猶去衛而之曹也老矣遂歸于魯以卒孔子之行如此烏在其求行道也夫天子諸侯不以身先於賢人其不足與有為明也孔子而不知其何以為孔子也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者是沽也子路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葢孔子之心云耳然則孔子無意於世之人乎曰道之將興歟命也道之將廢歟命也茍命矣則如世之人何

臧均論曰學者多稱仲尼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行道不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也夫二國交懽曰聘以臣使於君亦曰聘男輸財於女國駕帛於士皆曰聘故無財與無君國之命一不聘也當德蝕衰周道徂七國蓋仲尼傷禮樂不起是以學韶於齊求師於周將欲鑄羲以鏡國張仁以羅俗使明筍為宗資也且去國適衛蓋辭在於仕矣自宋之鄭殆非臣矣絶糧於陳蔡亦無財矣官至司寇果不為士安謂聘

哉吾聞夫子觀夏道則之杞觀殷道則之宋較是而言雖他國可知也安謂歴聘哉

頳濵曰孔子一用於魯有成功矣而魯定公季桓子皆庸人一爲女樂所娛視棄孔子如脫弊屣孔子去魯而遊諸侯有意於擇君矣乎當是時諸侯無可言者衛靈公雖無道而善用人仲叔圉治賔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以無失其國孔子宜可輔焉是以去魯三年而往反於衛者四及知其不用然後適

陳適蔡皆再孔子之於陳蔡無取焉耳陳蔡近於楚而楚昭王葉公諸梁一時賢君臣也盤桓以俟焉前後六年見葉公不合卒見昭王將用之矣而子西間之昭王亦死知諸侯無復可與共事者然後浩然有歸老之意然反於衛五年以須魯人之招也蓋翔而後集故敷孔子於衛見南子於魯欲從公山弗擾於晉欲從佛肸弟子或疑之而後世亦未免焉昔柳下惠嫗不建門之女魯人不以為淫魯有男子與婦人

皆獨居婦人有急將從之拒而弗納婦人曰子何不為柳下惠男子曰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孔子聞之曰學柳下惠者未有若此人也然則此亦孔子之所獨歟

孔子見陽貨　見南子　公山不扭佛肸召

穎濵曰孔子居魯陽貨欲見而不往陽貨瞯其亡也而饋豚孔子亦瞯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途與孔子三言孔子荅之無違孔子豈順陽貨者哉不與之較

耳孟子曰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夫先之而必答禮之而必報孔子亦有不得已矣孔子之見南子如見陽貨必有不得已與子路疑之而孔子不辯也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以為世莫吾知而自信於天也東坡曰孔子之事可疑者三公山不狃佛肸之召南子之見此三者皆非常道惟孔子則可故曰聖達節聖人之於元惡大憝皆許其悔過無絶法也二子叛臣而孔子欲從之二子聞之必曰孔子不吾絶也吾

猶得為君子也雖不能為君子其為惡必有齊量矣
雖然示欲往而卒不往示欲往者權也卒不往者正
也設網以取魚不可使魚知其為網也設權以來小
人不可使小人知其為權也故孔子於公山不狃佛
肸之事皆未嘗正言之言其必不然者曰如有用我
者吾其為東周乎又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
食使叛臣為東周而自比於匏瓜此豈誠然哉雖至
愚知其不然也至於南子之事亦猶是也而弟子之

疑甚不可以不一出故孔子天之天之者正言之謂也著此之為正言以明昔者之非正言也曰子之於人也無所不受子之所不受則天之所棄也天豈棄人哉人自棄也子之所不受則人自棄人自棄則天棄之此子之所以不敢輕絶於人也　又論公山弗擾召曰孔子之不助畔天下之所知也畔而召孔子其意必不在於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收之使不自絶而已佛肸之不能為東周亦明矣然而用孔

子則有可以爲東周之道故子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卒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　又論佛肸召曰雖有君子不入之言亦有不磷不緇之說是或一道也子路知其一不知其二然而二者舉非也孔子之意則有在矣

荆公論見南子指蒲盟曰孔子見南子爲有禮則孔子不可告子路曰是禮也而曰天厭之乎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以手者權也若有禮而無

權則何以爲孔子天下之理固不可以一言盡君子有時而用禮故孟子不見諸侯有時而用權故孔子亦見南子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將以行法也不如是則要盟者得志矣且有志于人而不得行則聖人之無所奈何孔子適衛非蒲之所能至則孔子何爲而不適衛蓋適衛然後足以明義此孔子之所以適衛也

子西晏嬰毀孔子

温公論史載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文武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令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乃止温公曰子西楚之賢令尹也楚國賴之亡而復存危而復安其志猶晏嬰也其言豈容鄙淺之如是哉　又論齊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執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游説乞貸不可以爲國温公曰晏嬰忠信以有禮愛君而樂善於晉悅叔向於鄭

悦子反於吳悦季札豈以孔子獨不知而毀乎

厄陳蔡

范文正公曰困水在澤下澤方竭焉其道不加於物君子困窮之時也夫水者漫於外而後施於物令伏於其内何施之有是則川澤竭而伏其流君子困而隱其道困於險而不改其説坎險也兑説也其惟君子乎能固窮而樂道哉苟不安其困欲尚口而去之窮斯甚矣如此時者卷而懷之極然後反其困必亨故曰困

亨夫子之於陳蔡也豈其憂乎

曾子固曰天地欲泰而先否欲明而先晦天地不否

萬物豈知大德乎日月不晦萬物豈知大明乎天下

至聖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堯有洪水之災

舜有井廩之苦禹有殛鯀之禍湯有大旱之厄文王

有羑里之囚周公有管蔡之謗孔子有絶糧之難噫

聖人承萬古之美豈以一身為貴乎是知合天地之

德不能逃天地之數齊日月之明不能違日月之道

泰而不否豈見聖人之志乎明而不晦豈見聖人之道乎故孔子在陳也講誦弦歌不改常性及犯圍之出列從而行怡然而言美之爲幸又曰君子不困不成王業果哉身没之後聖日皎然文明之君封祀不絕有開必先信其然也於戲先師夫子聘於時民不否道於世民不泰也否則否於一時泰則泰於萬世是使後之王者知我先師之道捨之則微用之則昌習之則貴敗之則亡道之美此孰爲厄乎

王元之厄臺銘曰天地厄於晦暝日月厄於薄蝕山川厄於崩竭聖人生而肖天地且稟日月之靈粹得無有于厄乎所以虞舜厄于歷山帝禹厄于洪水成湯厄于夏臺文王厄于羑里我先師夫子厄于陳其道一也于時周室卵危魯道靡潰仁義路絶奢僭源開列國用權蝟芒而起壞禮樂于糟粃視詩書于芻狗孩介王室糞壤儒風俎豆不修軍旅用事苟有衣縫掖而冠章甫者鮮不拔戟而刺之三綱五常蓋掃

地矣夫子抱帝王之道處衰亂之世痛五教之大壞
嫉四維而不張剗道德爲船航將欲濟天下之墊溺
斵禮法爲耒耜將欲芟天下之荒穢故不程其力不
顧其世聚三千之徒聘七十之國應機設教與世垂
範然佩蘭于鮑肆孰聞其熏施法于亂主孰聞其正
斯謂天柱將傾折建一指而扶之艱哉爲力乎故教
不用于哀定位不崇于季孟遜辭于陽貨見忌于子
西至於樹迹亦必削而伐之況文行忠信果得用於

世耶卒致天厭聖道絕糧于陳顏冉之徒餒目相視我先師則坦爾無悶怡然自居腹虛腸乾未始太息蓋聖人為人也不為已也憂道也不憂已也但欲綴皇綱之絕緒闢帝道為坦途酌三代禮文垂萬古典憲與被王澤浸于生民蹈道至于是雖不食而死固無恨哉不然夫豈不知列國有膏粱之祿陪臣竊鍾鼎之食但詭辭婉貌取之如拾芥豈獨區區于六合中以寒餓而自苦耶聖人之用心也不其遠乎吁嗞

喉佞舌者圖一日之飫飽道醉德者謀萬民之利故敎不用乎當時而用于今世位不顯于生前而顯于沒後何則祖述憲章之義雷行天地之間俾夫為君父為臣子者不可斯須而離也得非用于今世耶名載典籍身饗廟食得非顯乎沒後耶與夫圖一日之飫者又何遼哉銘曰僭祿尸位沒則絶祀所謂伊人莫敎之鬼夫子恥之不其餒而飽德醉義沒則垂世所謂伊人箕山之士夫子求諸可謂仁乎巍巍聖人

生而道迍歷聘求合絶糧於陳蓂山之士可齊其仁

莫赦之鬼且非其倫廟食不匱祀典惟新我來舊國

荒臺磷磷拂石勒銘德聲益振

祭祀夫子

昌黎曰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

社稷與孔子焉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棄乃其

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

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

薦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無如孔子之盛所謂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歟

六一曰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又其

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樂國有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隣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不知所師則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

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為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為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為夫子榮謂有德之報舉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與祭之禮以

迎尸酌鬯爲獻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不多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尊儒術以

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之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莫肯盡心焉

有若似孔子

賴濱曰苟至於君子未有無恥者也孟子稱禹朋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皆不之益而之啓然後益不敢踐天子位太史公稱孔子既沒弟子

以有若貌類孔子師之如孔子時及問而不能答乃斥去之夫以益有若之賢而其無恥至此極歟且月宿干畢而雨不應商瞿四十而生五子此卜祝之事而鄙儒所以謂孔子聖人者也戰國雜說類此者多矣孟子猶不能擇而況太史公乎

歷代名賢確論卷二十五

歷代名賢確論卷二十六

孔門弟子

弟子仕不仕　潁濱　范文正公

顔淵　荆公　潁濱　東坡　昌黎

子夏　潁濱

仲由冉求公西華曾晳言志　潁濱

曾參不列四科　李覯　樂天　鄭獬

樊遲學稼圃 潁濵

宰予從田常作亂 潁濵 東坡

孔門學道教人 潁濵

弟子仕不仕

潁濵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爲季氏宰其上之

三人皆未嘗仕季氏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即之汗瀾不知其深其舟若蔽天之山其色若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僨觸蛟蜃而不懾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欲

有救之譬若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葢亦有漏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若夫三子者顧為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以為不足為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之男子而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

范文正公曰孔子門人七十子之徒天下皆知其賢焉或為邑宰或為家臣或不顧仕葢顯於諸侯者寡

矣然則七十子之徒與孔子語而未嘗及怨何哉君子之道充乎已加乎人窮與達外也彼戰國豪士不由孔子之門者則有脫賤貧逐貴高弗奪弗厭滅身覆宗而不悔何哉不循聖人之道挾數以進求行其欲得與失其所重也吾乃知夫由孔子之道者雖困窮以死不害其爲賢矣

顔淵

荆公曰君子所求於人者薄而辨是與非也無所苟

孔子罪宰予曰於予與何誅罪冉有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二子得罪於聖人若當絶也及為科以列其門弟子取者不過數人於宰予有辭命之善則取之於由求有政事之善則取之不以不善而廢其善孔子豈何其所好哉所求於人者薄也管仲功施天下孔子小之門弟子三千人孔子獨稱顔回為好學問其餘則未是好學者閔損原憲曾子之徒不與焉冉求宰我之得罪又如此孔子豈不樂道人之善哉

辨是與非無所苟也所求於人者薄所以取人者葢辨是與非者無所苟所以明聖人之道如宰予冉求二子之不得列其善則士之難全者衆矣惡足以取人善乎如管仲無所貶則從政者若是而止矣七十子之徒皆稱好學則好學者若是而止矣惡足以明聖人之道乎取人如此則吾之自取者重而人之所處者易明道如此則吾之與人其所由可知已故薄於責人而非匿其過不苟於論人而非 缺 其全聖人

之道本乎中而已春秋之旨豈易於是哉

顔淵曰孔子於諸弟子獨稱顔回之好學弟子之賢者衆矣而孔子不以好學許之豈妄言哉吾嘗論之弟子之知孔子者獨顔子耳孔子之道如天然在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顔子識其大者也故仰之而知其高者存焉鑽之而知其有堅者存焉故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此孔子所以獨稱其好學也人誠有見於此譬如爲山雖覆一簣未有能

止之者也苟誠無見矣雖既九仞不復能進也此顔子與衆弟子之辨也

又曰予少年讀書竊嘗怪顔子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顔子不改其樂私以為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以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窘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米鹽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縶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顔子所以甘心於貧賤不肯求升斗之禄以

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沉酣世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為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天地之為大與生死之為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為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變雖南面王樂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子方區區欲磨洗濁汙晞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顔氏之樂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髙為魯司寇下為委吏乘田惟其所遇無

所不可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

東坡曰昔夫子以簞食瓢飲賢顔子而韓子乃以爲哲人之細事何哉蘇子曰古之觀人也必於其小焉觀之其大者容有僞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孰知簞食瓢飲不爲哲人之大事乎乃作顔樂亭詩以遺孔君正韓子之說以自警云天生烝民爲之鼻口美者可嚼芬者可嗅美必有惡芬必有臭我無天游六鑿交

闞鷲而不返跬步商受偉哉先師安此徽陋孟賁股慄虎豹卻走眇然其身中亦何有我求至樂千載無耦執瓢從之忽焉在後

昌黎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道爲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非規矩不善之心無自

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故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于其心則爲過矣故顔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於始萌絶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

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顔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爲過耳顔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爲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已並立於至聖之域

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顔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

子夏

顔濬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灑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

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譬如農夫之植草木既爲之區别溉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小大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者之力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于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刑政有所不言矣而況於灑掃應對進退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學者未必信務爲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偽自是而起此子夏

所謂誣也

仲由冉求公西華曾晳言志

賴濆曰四子之言皆其志也夫子之哂由也以其不讓而其與點也以其自知之明與如曾晳之狂其必有不可施於世者矣苟不自知而强從事焉禍必隨之其欲從弟子風乎舞雩樂以忘老則其處已者審矣不然孔子豈以不仕爲貴者哉

曾參不列四科

李覯曰客有言曰仲尼聖人也曾參孝子也十哲皆仲尼門人也察其能孝於家能忠於君能友於兄弟能信於朋友可以臨事可以成章故加其美目也而曾參雖不聞兼此數者乃其近者小者而仲尼區別四科前後十哲曾參不及者何也主人對之曰噫非仲尼區別四科前後十哲之名乃一時之言也非燕居之時門人盡在而言也于時仲尼圍於陳畏於匡曾參不在從行之中故仲尼言左右者揚其德行言

語政事文學皆可邀時之遇行已之材不得者是以
美而類之傷而歎之非曾參不當此數子也使曾子
于時得與數子從行則仲尼之聖不遺參之孝不後
冉伯牛仲弓之目也必矣客於是稱謝而退或者止
之曰客之問知其一未知其二主人對得其細未得
其大且仲尼抱至聖之德值多難之代周遊棲遲不
遇天下仕魯不終過宋伐樹之衛不用適楚逢患而
四科之徒未嘗離其起居闕其絃誦不以師道窮而

曰妨己之進不以身之私而越去終日溫溫孜孜提攜負荷從其行止如手足羽翼時仲尼有仁恩德慮未言者顏回輒發之故謂之德行矣仲尼言有所陳未達而端木賜輒達之故謂之言語矣子路勇毅果正之士也侍仲尼而不善之道不得入焉故謂之政事矣子游子夏之文春秋之外得與聖人論之故謂之文學矣故數子居則講仲尼之道行役則任仲尼之事而曾參則安在焉患難則未嘗有用焉且夫孝

者人性當然也不至者非人也參苟至之乃得爲人矣夫何異也且十哲之徒孰有非孝乎而參獨以有孝之名加其數子之長故不得與之同目也何謂不在從行之中而遺之也夫孝者不止於家也事君慎其事忠其命乃孝也事師聘其道敬其事乃孝也不去危即安不冒利背誼乃孝也而參不敬其事矣不能冒義背利矣乃孝其孝也非孝也子從儒守學宜識所言何言之介也主人拊几而起曰爾之辨則辨

矣如何斯可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樂天曰曾參不列四科者非爲德行才業不及諸人也蓋繫於一時之事耳請爲始終言之昔者仲尼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棲棲應聘七十餘國與時竟不偶知道終不行感鳳泣麟慨然有吾已矣夫之嘆然後自衛反魯删詩書定禮樂修春秋立一王之法爲萬代之教其次則叙十哲論四科以垂示將來當此之時顔閔游夏之徒適在左右前後目擊指顧列

入四科亦一時也孝經云仲尼居曾子侍此言仲尼閒居之時曾參則多侍從曾參至孝不忍一日離其親及仲尼旅遊歷聘自衛反魯之時曾參或歸養於家不從門人之列論擬之際偶獨見遺由此明之非曾參德行才業不及諸門人也所以不列四科者蓋一時之闕耳因一時之闕爲萬代之疑從此辨之可無疑焉

鄭獬曰四科非夫子擇之也吾疑其爲曾子之言論

語曾子之出也葢曾子常與其弟子評先師之門人賢其賢者次第之非曾子自著之則曾子之弟子拾記之云爾昌以解之以其字之也語之稱弟子自相謂則字之師語弟子則名之弟子之於師雖朋友亦名之今四科皆字也茍夫子言固名之矣曰德行顔回閔損冉耕冉雍言語宰予端木賜政事冉求仲由文學言偃卜商而反曰顔淵閔子騫云云如是曾子為其朋友而字之吾用是固知非夫子擇之而曾子之

出也亡疑矣按而言則曾子不當於四科也亦宜或
曰此據從蔡者言之字者所以褒也曰行於蔡吾不
知其果盡從與否也然七十子尚能踰此十人者乎
語非春秋書曷以用其字褒也曰上曷不明著之曰
曾子云而無有發者何也曰記者云耳或著焉或去
焉不必例於此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曰賢哉回
也著之矣柴也愚參也魯堯曰咨汝舜子溫而厲子
在鄉黨則皆去之於此獨不著曾子豈不得耶

樊遲學稼圃

穎濵曰樊遲之學爲農圃蓋將與民並耕而食歟此孟子所謂許行之學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此孔子所謂樊遲小人也

宰予從田常作亂

穎濵曰太史公言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恒作亂夷

其族孔子恥之余以爲宰我之賢列於四科其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爲不善知不至於從畔逆弑君父也宰我不幸平居有晝寢短喪之過儒者因遂信之蓋田恒之亂本與闞止爭政闞止亦曰子我也田恒既殺闞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恒之亂恒既殺闞止弑簡公則尚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夫使宰我陷於逆亂猶不足惜也而使孔子之門人高弟至此豈不爲孔子惜哉

東坡曰常病太史公言宰我與田常作亂夷其族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而天下通祀者容叛臣其間豈非千載不蠲之慼也耶近令邁考閱經書究其所自則宰我不叛尤驗明甚太史公因陋承疑使宰我負寃千歲而吾先師與蒙其垢自兹一洗亦古今之快也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畧曰田常爲簡公臣布德施惠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宰我不從田常爲常所殺也而弟子傳乃云宰我

與田常作亂而滅其族孔子恥之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得其實弟子傳妄也

孔門學道教人

頫濬曰孔子之所以教人者始於灑掃應對進退及其安之然後申之以絃歌廣之以讀書曰道在是矣仁者見之斯以為仁智者見之斯以為智矣顏閔由是以得其德子賜由是以得其言求由由是以得其政游夏由是以得其文皆其才而成之譬如農夫墾

田以植草木大小長短甘辛鹹苦皆其性也吾無加損焉能養而不傷耳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如孔子猶養之以學而後成故古之知道者必由學學者必由讀書傳說之詔其君亦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而況餘人乎子路之於孔子有兼人之才而不安於學嘗謂孔子有人民社稷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子非之曰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好仁不好學其蔽

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凡學而不讀書者皆子路也信其所好而不知古人之成敗與所遇之可否未有不為病者雖然孔子嘗語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非多學之所能致則子路之不讀書未可非耶曰非此之謂也老子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以日益之學求日損之道而後一

以貫之者可得而見也孟子論學道之要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心勿忘則莫如學必有事則莫如讀書朝夕從事於詩書待其久而自得則勿正勿助之謂也譬之稼穡以為無益而捨之則不耘苗者也助之長則揠苗者也以孔孟之說考之乃得先君之遺意

歷代名賢確論卷二十六

歷代名賢確論卷二十七

佛教　昌黎　李節　樂天　曾子固　六一

佛教

昌黎曰佛者西域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一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一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帝堯在位九

十八年年一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蓋亦俱年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

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反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事亦可知矣云云

李節曰業儒之人喜排佛氏其論必曰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代皆無有佛釋氏之典衰亂之所奉也宜一掃絶刬革之使不得滋釋氏源於漢流於晉瀰漫於宋魏齊梁陳隋唐孝和聖真之間論者之言粗矣

抑能知其然未知其所以然者也吾請言之昔有一夫膚腯而色凝氣烈而神清未嘗謁醫未嘗禱鬼恬然保順罔有札瘥之患故善也邪一夫不幸而有寒暑風濕之痾背隆而足躄耳聵而目瞑於是攻熨之術用焉禳禬之事紛焉是二夫豈特相反邪蓋病與不病異勢也嗟乎三代之前世康矣三代之季世病矣三代之前禹湯文武德義藩之周公孔子典教持之道風雖衰漸清猶存許不勝信惡知避善於是有

擊壤之歌由賡之詩人人而樂也三代之季道風大

衰力詐以覆信扇澆而散朴善以柔退惡以強用廢

井田則豪奪相承矣貪封畧則攻戰亟用矣務實帑

則聚斂之臣升矣務勝下則掊克之利貴矣上所以

御其下者欺之下所以奉其上者苟之上下相仇激

為怨俗於是有汨羅之客有負石之夫人人愁怨也

夫釋氏之教以清淨恬虛為禪定以柔謙退讓為忍

辱故怨爭可得而息也以菲薄為修行以窮達壽夭

爲因果故賤陋可得而安也故其喻云必煩惱乃相佛性則其本衰代之風激之也夫衰代之風舉無可樂者也不有釋氏以救之尚安所寄心乎論者不責衰代之俗而尤釋氏之盛則是抱疾之夫而責其醫禱攻療者也徒知釋因衰代而生不知衰代須釋氏之救也何以言之耶夫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釋氏使安其分勇者將奮而思鬬智者將靜而思謀則阡陌之人將紛紛而羣起矣今釋氏一歸之分而不

責於人故賢知雋朗之士皆息心焉其不能達此者愚人也惟上所役焉而已雖衰亂之俗而安賴此也若之何而剪去之哉論者不思釋氏扶世助教之大益而疾其雕鎪彩繪之小費吾故曰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者也

樂天曰上古之化也大道惟一中古之教也精義無二蓋上率下以一德則下應上無二心故儒墨六家不行於五帝道釋二教不及於三皇迨乎德既下衰

道又上失源離派別樸散器分於是守儒道釋之教鼎立於天下矣降及近代釋氏尤甚焉臣伏覩其教大抵以禪定為根以慈忍為本以報應為枝以齋戒為葉夫然亦可以誘掖人心輔助王化然臣以為不可者有以也臣聞天子者奉天之教令兆人者奉天子之教令令一則理二則亂若參以外教二三孰甚焉況國家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足以經緯其人矣而又區區西方之教與夫子抗衡臣恐

乖古先惟一無二之化也然則根本枝葉王教備焉何必使人去此取彼若欲以禪定復人性則先王有恭默無為之道在若欲以慈忍厚人德則先王有忠恕惻隱之訓在若欲以報應禁人僻則先王有懲惡勸善之刑在若欲以齋戒抑人淫則先王有防欲閑邪之禮在雖臻其極理則同歸或能助於王化然於異名則殊俗足以貳乎人心故臣以為不可者以此也況僧徒日益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耗人

利於金寶之飾移君親於師資之際曠夫婦於戒律之間古人云一夫不田有受其餒者一婦不織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臣竊思之晉宋齊梁以來天下凋弊未必不由此矣

曾子固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為中國之患而在梁為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内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

不可詘雖然彼惡睹聖人之内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才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

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誠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含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為天下之通道也故與之為衣冠飲食冠婚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

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處者其且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為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羣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内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説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故其所以為失也夫得於内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

外者斯不得於内矣易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諸内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爲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内者庶不以此而易彼

也

又曰人不能相持以生於是聖人者起紹天開治治者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六達而不悖然後人乃克羣遊族處生養舒愉歷選列辟無有改此者也獨浮屠崛起西陲荒忽梟亂之地假漢魏之衰世基潛跡文詭辯奮醜行至晉終梁破正擅邪鼓行中國有畀世主輕海內之實惑從詭譎嵬瑣惑睢之邪情馳騖祓祥傾盪怪神之邪說離君臣叛父子捐耒耜桑柘

之務晃而緇不儷不嗣辟而無用意者在削滅典刑刻學刮語寖禮崩樂塗民視聽遂將驅除唐虞汨沉三代杜塞仲尼之訓檢自賢其淫妄然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爲言動居處皆變諸異俗緬惟在昔尊禮義而尚夫疇圮廢而克終故聖明者稱唐虞暴亂者蹈幽厲况欲盡汎掃人之所以生息之道漂蕩聖賢數千載功業專遂己之私而可以行之哉雖宿儒碩生繩其僻邪乖剌勤懇於策書然世主

莫之寤其波流汗漫無其排止其徒相與唱而大之習爲譸張幻戲下禍降休若探諸篋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悉天下之財什伍而奉焉其廬益侈其衆益蕃其辯益枝葉耗費無窮而怪亂無極矣哀哉孰抑而正之與或曰斯族其迹㢊矣盍究其源情性㦚然與孔子異其意凡爲之者不愛官爭能賢夫惟印組爲務逐逐然相軋也曰否明先王之道内足以不惑外足以行事情性有不平嬎指而之他將失其平尚

何有於孔子之意官也以行吾道能也以治不能或爭而軋之者自其戾先王之道而教義不行也尊教興義則上讓而下競疇軋之乎謀末而遺本以售其辭斯害也已浮圖利心無足而假無欲也行僞險穢而彊高言淡泊也惡在其爲賢哉則又以謂爲愚者設之故鬼神之相司察冥報陰讁災福相勝相摩之說以震恐于其心覬其感懼而創艾是又惑也其以冥報陰讁之可畏孰與畏刑而慕賞哉謇謇者陳禮

義損益灼然著乎其前當世之法生殺出入升黜成敗焯乎迫于其心而猶不知省而避也奚暇顧未至之祓祥哉若晉魏梁隋之間蹈道者鄉勸而抵觸者哀止歟否也則浮屠之說無益已可知矣今者虞庠夏校之制未備而塔廟叢於海寓緣南畝操機杼之民寡而斷髮異服之隷肩相摩踵相交也綴學立制補禮攺樂之道未極而蠻貊之書眩中國者驪駕聯駟不足載邃宇高棟不足容也聲明文物之具未完

而洪鐘疊鼓之聲鏗鏘於閭閻崇奉之侈古之未極者今復盡行之矣民父子糲粱之食裋衣之襲舉捐之矣是以在下不免乎有凍餓之民櫟觚囊而為溝中瘠也為今之策先民所謂復其人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導之出於中計斥禱祠之未制厭勝之鬼學自上先焉場廟勿新也誦試勿數也冠而隸籍五百髡其一人為老子學攄提仁義截絶禮法亂人倫耗農桑之務其源不可不深為制倣此顧其數亦創艾

之一端也王者正德以應天純仁以得民羣天下之智愚而告之以往古敎之以至順槩焉寰宇之間形氣之内聖人之典章存焉可以外運造化内needed毫芒寖之以純暇矣惡用釋氏之法荒唐之學哉

六一曰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

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其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異端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如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於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

也補其缺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受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民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

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祭祀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

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其民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乎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周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絶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强其爲治之具

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特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而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敺之曰

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何其不思之甚也夫千歳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仲舒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道明而百家自息此

所謂修其本而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為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尚不能甘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又曰昔荀卿之說以為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為佛者棄其父子絶於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為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為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

佛而為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為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鄣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自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其害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趨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昔者蠻夷戎狄雜居九州之間所謂

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吴楚之君僭號稱王春秋書用鄫子傳記被髪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為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淪胥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吴楚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别嫌微而明中外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為患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説也患乎忽而不

爲耳夫郊天祀地與夫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
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
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耳然非
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
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
力者尚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爲是則以一日
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爲也可不惜哉昔孔
子歎爲俑者不仁蓋傷乎啟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

則爲佛者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

而内之今爲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

恬然不以爲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

之常也今佛之處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

之不難也昔三代之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

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爲聖

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况其非聖人者乎姦邪之士

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

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為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而勝之捨是而將有為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為之莫能也故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歷代名賢確論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賢確論卷二十八至三十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爾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常 循

謄録監生臣劉家瑛

歴代名賢確論卷二十八

老子之道 荆公 潁濵 范文正 東坡

樂天

佛老之教 昌黎 六一 潁濵

老子之道

荆公曰道有本末本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末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萬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後萬物以成

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萬物以生則是聖人可以無言也無爲也至乎有待於人力而萬物以成則是聖人之所以不能無言也無爲也故昔聖人之在上而以萬物爲已任者必制四術焉四術者禮樂刑政是也所以成萬物者也故聖人唯務修其成萬物者不言其生萬物者蓋生者尸之於自然非人力之所得與矣老子者獨不然以爲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爲也故抵去禮樂刑政而唯道之稱焉是不察

於理而務高之過矣夫道之自然者又何預乎唯其涉乎形器是以必待於人之言也人之為也其書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夫轂輻之用固在於車之無用然工之琢削未嘗及於無者蓋無出於自然之力可以無與也今之治車者知治其轂輻而未嘗及於無也然而車以成者蓋轂輻具則無必為用矣如其知無為用而不治轂輻則為車之術固已疎矣今知無之為車用無之為天下用然不知所以

爲用也故無之所以爲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爲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爲用也則亦近於愚矣

頼濱曰孔子以仁義教人而以禮樂治天下仁義禮樂之變無窮而其稱曰吾道一以貫之茍無以貫之則因變而行義必有支離而不合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曰君子上達小人下

達而孔子自謂下學而上達者洒掃應對詩書禮樂皆其所從學也而君子由是以達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達其道故萬變而致一得其器故有守而不蕩此孔子之所以兩得之也蓋孔子之為人也周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達者有見而未達者不眩也老子之自為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器使達者易入而不恤其未達也要之其實皆至於道而所從施之有先後耳三代之後釋氏與孔老並行於世其所

以異者體道愈遠而立於世之表指天下之所不見以示人而不憂其不悟其說又老氏之眇也老子八十一章予嘗為之解其說如此

范文正公曰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言人知愛名不如愛其身之親也莊子曰為善無近名言為善近名人將嫉之非全身之道也此皆道家之訓使人薄於名而保其真斯人之徒非爵祿可加賞罰可動豈為國家之用哉我先王以名為教使天下自勸湯解網文王葬枯骨天下諸侯聞而歸之是

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鈎以邀文王夷齊餓死于西山仲尼聘七十國以求行道是聖賢之流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後世君臣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慎矣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則為善近名豈無偽耶臣請辯之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性本仁義三王身之也躬行仁義五霸假之也假仁義而求名後之諸侯逆天暴物殺人盜國不復愛其名者也

人臣亦然有性本忠孝者上也行忠孝者次也假忠孝而求名者又次也至若簡賢附勢反道敗德弑父叛君唯欲是從不復愛其名者下也人不愛名則雖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惡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敦奬名教以激勸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為國家之用哉

東坡曰天下之道惟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

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不足以爲道昔者六國之際處士橫議以熒惑天下楊氏爲我而墨氏兼愛凡天下之人有以君臣父子之親而不相顧者皆歸於楊氏而道途之人皆可以爲父子兄弟者舉皆歸於墨氏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以絕天屬之親而合其無故之歡此其勢然也故老聃莊周知天下之不正也起而承之以爲兼愛爲我之不足以收天下是以不爲爲我不爲兼愛而處乎兼愛爲我之外此其意以爲

不兼愛則天下譏其無親不為我則天下譏其為人故兩無所適處而泛泛焉浮游於其間而曰我皆無所為以是足以自免而逃天下之是非矣天下之惟其是所是非所非是以其說可得而考其終今以老莊無所是非而其路歸於無有此其思之亦詳矣楊氏之為我墨氏之兼愛此其為道莫不有所執也故為我者為兼愛之所詆而兼愛者為為我之所毀是二者其地皆不可居然而得其間而固守之則可以

杜天下之異端而絶其口葢古之聖人惟其得而居之是以天下大服而其道遂傳於後世今老聃莊周不得由大道而見其隙竊入於其間而執其機是以其路縱横堅固而不可破也且夫天下之事安可一說治也而彼二子者欲一而兼愛斷之以爲我故其說有時焉而遂窮夫聖人能處於其間而制其當然兼愛爲我亦莫齊也而能用之以無失乎道處天下之紛紜而不失其當故曰伯夷叔齊虞仲夷逸隱居

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無可無不可此老聃莊周之所以為辯也而仲尼亦云則夫老聃莊周其思之不可以為不繆矣蓋嘗聞聖人之道處於可不可與之際而遂從而實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可詰今將以求夫仲尼老聃之是非者惟能知夫虛實之可用與否也已蓋夫天下固有物也有物而相遺則固亦有事矣是故聖人從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以治其有實之事則於天下夫亦何

事之不可為至區區焉求其有以納之於無則其為用不勝勞矣夫老聃莊周則未嘗知其窮矣夫其窮者何也不若從其有而有之之為易也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而又曰常有欲以觀其徼既曰無之以為用又曰有之以為利而至於佛者則曰斷滅而又曰無斷無滅既曰無矣而又恐無之反以强既斷滅矣又恐斷滅之為累則夫其情可見矣昔者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

而無忌憚也夫老聃莊周其迹近於中庸而無忌憚
也哉

樂天曰夫欲使人情儉朴時俗清和莫先於體黄老
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寛簡務儉素不眩聽察不役智
能而已蓋善用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於天下皆
可以致清淨之理焉昔宓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父
之人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閤而東海之政成曹參得
之故獄市勿擾齊國大和漢文得之故刑伐不用而

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淨之所致耳故老子曰我無為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我無事而人自富我無欲而人自樸此四者皆黃老之要道也陛下誠能體而行之則人儉朴而俗清和矣

佛老之教

昌黎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

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仁義道德云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

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

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

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倦爲之刑以鋤其强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

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能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

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者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

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敎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敎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

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

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六一曰夫老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爲其徒者常相訾病若不相容於世二家之說皆見斥於吾儒宜其合勢并力以爲拒守而乃反自相攻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性命所持之說相盭而然耶故

其代為興衰各繫於時之好惡雖善辯者不能合二
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宫室以矜世人則其為事同焉
而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趨者常衆而熾老
氏獨好言清淨遠去靈仙飛化之術其事冥深不可
質究則其為常以淡泊無為為務故凡佛氏之動揺
興作為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獨興
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於其徒也哉
頻濱曰聖人將有以奪之必有以予之將有以正之

必有以揉之納之於正而無傷其心去其邪僻而無絶其不忍之意有所矯拂於天下大變其俗而天下不知其爲變也釋然而順油然而化無所齟齬而天下遂至於大正矣蓋天下之民邪淫不法紛亂而至於不可告語者非今世而然也夫古者三代之民耕田而後食其粟蠶繅而後衣其帛欲享其利而勤其力欲獲其報而厚其施欲求父子之親則盡心於慈孝之道欲求兄弟之和則致力於友悌之節欲求夫

婦之相安朋友之相信亦莫不務其所以致之之術故民各治其生無望於僥倖之福而力行於可信之事凡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如此其精也至其不幸而死其親戚子弟又爲之死喪祭祀歲月伏臘之制所以報其先祖之恩而可安邺孝子之道者甚具而有法籩豆簠簋飲食酒醴之薦大者於廟而小者於寢薦新時祭春秋不闕故民終三年之喪而又於終身不絶之恩愛慘然若其父祖之居於其前而享

其報也至於後世則不然民怠於自修而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皆歸於鬼神冥冥之間不知先王死喪祭祀之禮而其所以追養其先祖之意皆入於佛老虛誕之說是以異端之教交於中國縱横放肆其尊貴富盛比於王者而其徒黨遍於天下其宫室屋宇衣服飲食常侈於天下之民而中國之人明哲禮義之士亦未嘗以為怪幸而其間有疑怪不信之心則又安視而不能去此其何故也彼能執天下養生報

死之權而吾無以當之是以若此不可制也蓋天下之君子嘗欲去之而亦既去矣去之不久而還復其故其教之入於民者甚深而其道之悅於民者甚侫世之君子未有以解其所以入而易其所以悅是以終不能服天下之民以為養生報死皆出於此吾未有以易之而遂絕其教欲納之正而傷其心欲去其邪僻而絕其不忍之意故民之從之也甚難聞之曰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作乎此者必有以動乎彼

也夫天下之民非有所悅乎佛老之道而悅乎養生
報死之術今能使之得其所以悅之之實而去其所
以悅之之名則天下何病而不從蓋先王之教民養
生有方而報死有禮凡國之賞罰黜陟各當其實貧
富貴賤皆出於其人之所當然力田而多收畏法而
無罪行立而名聲發德成而爵祿至天下之人皆知
其所獲福之因故無惑於鬼神而其祭祀之禮所以
仁其祖宗而慰其子孫之意者非有鹵莽不祥之意

也故孝子慈孫有所歸心而無事於佛老臣愚以為嚴賞罰敕官吏明好惡慎取予不赦有罪使佛老之福不得苟且而惑其生因天下之爵秩建宗廟嚴祭祀立尸祝有以大塞人子之望使佛老之報不得乘隙而制其死蓋漢唐之際嘗有行此者矣而佛老之說未去亦嘗有去者矣而賞罰不詳祭祀不謹是以其道牢固而不可去既去而復反其舊　又曰善為言者因其人之言而與之言則天下之辯者服矣與

其里人言曰吾父以為不然則誰肯信以為爾父之是是故不若與之論曲直雖楚人可以與秦人言之而無害故夫天下之所為多言以排夫異端終以不明者惟不務辨其是非利害而以父屈人也夫聖人之所以為尊於天下為其知天理之所在也而周公仲尼所以為信於天下以其子弟而知之也故非其子弟則天下有不知周公之為周公而仲尼之為仲尼也是故老聃莊周其為説不可以周孔辨也何者彼

且以為周孔之不足信也夫聖人之於事譬如規矩之於方圓爾天下之人信規矩之於方圓而以規矩辨天下之不方不圓則不若求其至方至圓以隂合於規矩使規而不圓矩而不方則無害於吾說若此則其勢易以折天下之異論昔者天下之士其論老聃莊周與佛老之道皆未嘗得其要也老聃之說曰去仁義絶禮樂而後天下安吾之說曰仁義禮樂天下之所恃以治者佛之說曰棄父絶子不為夫婦放

雞豚食菽茹而後萬物遂而吾之說曰父子夫婦食雞豚而遂萬物之性夫彼且以其說而吾亦以其說彼且不吾信如吾之不彼信也蓋天下之不從莫急於未信而强刼之故夫仁以安人而行之以義節之以禮而播之以樂守之以君臣而維之以父子兄弟食肉而飲酒此明於孔子者之所知也而欲以諭其所不知之人而曰孔子則然嗟夫難哉愚則不然曰天下之道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

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爲道果孔子而有窮也亦將舍而他之惟其無窮是以知其爲道而無疑蓋天下有能平其心而觀焉而不牵夫仲尼老聃之名而後可以語此也　又曰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五帝三王以形器治天下道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莫知也文武之後雖召公畢公之賢君子不以爲知道者至春秋之際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徒以仁義忠信成功於天下然

於其道則已遠矣孔子出於周末收文武之遺而得堯舜之極其稱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嘗自謂我下學而上達者於其門人惟顔子曾子庶幾以道許之一時賢者若老子之明道其所以尊之者至矣史稱孔子既見老子退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雲氣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體道而不嬰於物

孔子至以龍比之然卒不與共斯世也捨禮樂刑政而欲行道於世孔子固知其難哉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而漢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略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之於世疾之深者則欲絶之於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絶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秦姚興區區一隅招延緇素譯經談妙至者凡數千人而姚氏之亡曾不旋踵梁

武繼之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嘗見至捨身爲奴隷郊廟之祭不薦毛血父子皆陷於侯景而國隨以亡議者觀秦梁之敗則以佛法爲不足賴矣後魏太武深信崔浩浩不信佛法勸帝斥去僧徒毀經壞寺既滅佛法而浩亦以非罪赤族唐武宗欲求長生徇道士之私夷佛滅僧不期年而以弑崩議者觀魏唐之禍則以佛法爲不可忤矣二者皆見其一偏耳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說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古之君

子以之治氣養心其高不可嬰其潔不可溷天地神人皆將望而敬之聖人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絶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蹷道之於物無所不在而尚可非乎雖然蔑君臣廢父子而以行道於世其弊必有

不可勝言者誠以形器治天下道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不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渙然不見其際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遺意也哉

歴代名賢確論卷二十八